

箏与琴之现代审美境遇

吴 曦

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箏与琴同属于弹拨乐，几乎产生于同一时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一种表征，被视为中国文人最重要的文化修养。而箏却始终未能进入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表征体系之中。但如今，琴所代表的文化理想已经不为多数人所知。而自古缺少文化价值肯定的箏，在今天却以中国民乐代表性乐器的姿态频现于专业艺术院校、国内外音乐厅等高雅艺术殿堂。呈现在琴与箏现代际遇之间的发展境况无疑揭示着现代音乐审美的转变，但这一转变究竟是音乐文化的进步，还是音乐文化的异化呢？

一、箏与琴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异同

箏，是我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自产生到如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传统的箏与箏乐文化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民间到宫廷，各种音乐形式中都可见箏的身影。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箏乐受到各地不同风格的民间音乐、戏曲、说唱等艺术风格的影响，形成了各种风格独特的流派，各有特色。

箏乐在今天的欣赏者眼中，形式简单的传统乐曲已经不能满足了，传统的古曲，因为其形式简单、技巧单一，在舞台上已经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大型的、技巧复杂、曲式形式层次多样的现代作品。“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换言之，听箏，不懂其意者，听其旋律，只看热闹；能懂其意者，品其意趣，很容易做到雅俗共赏。但如箏这样恣意表达各种情绪的乐器，与传统伦理人文的心理理性化原则相悖，因此，箏在古代是没有登大雅之堂的，考古界迄今发掘的贵族坟墓，随葬乐器何其多，却无一处有箏，也可见古代上流社会对箏的轻视。但这种率真的性格，和直接、外在地表达感情的方式，在现代社会的审美视角下，被更多的接受和喜爱。箏的技巧、演奏形式、乐曲创作等，都被推向一个历史新高。箏的技巧潜能被更大限度的开发，高难度的演奏技巧，带来了更为强大的表现力；更加多样的更具观赏价值的合奏形式，带来箏乐时尚；其音乐性，被大力开发，更多的主题可以淋漓尽致的表现，虽然其中也不乏一些形式新颖的“新民乐”，以纯粹娱乐的形式占领着民族音乐的舞台，对此，不置可否，且让时间来选择。

而琴，是没有热闹可以看的。古琴作为中国文人必备的修养，列在第一位，古琴文化，在历史变革中，因表层和深层的原因，从功利色彩移位到隐逸色彩，成为“竹林七贤”型文人目送手挥的尤物，可以感到，在古琴音乐中蕴藏着自成机杼、一成风骨的艺术特点。自古听琴就有很多讲究，择高堂雅室，或是竹林松下，三五知己而已。很多古画中都有听琴这一题材，画面多是一人弹琴，一人在一旁听，两人皆是不知今夕何夕的超然神色。听一张琴，听一首琴曲，一定是在一个极慢、极静的状态下的聆听和思索，是一种深层的感受，听到的是琴人内心的自说自话，是对琴、对音乐、对生命的体会。与其说是听琴，不如说是听琴人、听自己、听自然更为恰当。可以这样说，听琴，如果不懂其意，就已经失掉了大半的趣味。琴的声音那么小，乐句那么冗长，速度是那么的慢，琴带给人的愉悦，并不是直接的感官体验，更多的是在旋律之外的境界感受。琴用特有的方式，简单的技巧，音韵疏朗的旋律，传达出对世界的看法，直接而准确的直指人心，但非静听深思不能得其旨趣，现代人耐心已乏，急切获得感受，又有太多的想要表达，已逐渐没有了感受“慢”的能力。

我们来对比两个乐曲。先看筝曲《云岭音画》。这是由王中山先生根据湘西民歌曲调，以现代手法创作的一首大型古筝作品。乐曲分四个部分：晨曲、寨庆、恋歌、夜火，表现西南少数民族风情。乐曲的四个部分，“晨曲”是宁静安详的气氛，是乐曲的引子，“寨庆”和“夜火”用相同的主题表现热烈奔放的欢庆场面，“恋曲”则是用婉转的旋律表达男女之间的缠绵真挚的爱情。这首乐曲，较集中的体现了古筝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第一，曲式结构庞大，多段式立体结构，从多个侧面描写艺术形象；在传统乐曲中，也有多段式的较大型的乐曲，但其段落差异多以速度变化为主。《云岭音画》在曲式结构的安排上，是将这种曲式安排运用于古筝作品中较为成功的范例。第二，突破传统五声音阶的定调模式，加入变化音，构成特殊音阶，成功实现在曲中不移马的多次转调。在使用了大量的非五声调式音阶音之后，乐曲并不显得很艰涩怪异，仍保持流畅的旋律性。第三，用少数民族音乐元素表现少数民族风情，这是近年来筝曲音乐创作的一个新特点。乐曲中的 $b3$ 、 $\#5$ 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音乐中最具特点的音，这两个变化音的使用，使乐曲呈现出典型的西南少数民族风情。第四，速度、节奏的大幅度变化，使整首乐曲灵动活泼。快板节奏轻快，有快速点状的双手弹奏，也有“紧打慢唱”的旋律性极流动的快速演奏；慢板节奏有张有弛，小乐段速度的细微变化，使慢板并不局限于和缓的抒情，也有激情飞扬的情绪表达。第五，左右手不拘一格的交替使用。在古筝作品中，通常右手演奏旋律，左手弹奏伴奏和弦，该曲在慢板部分，创新使用了左手摇指，左右手实现了旋律的轮奏；更有用左手轮指（点轮），仅左手就完成了两个声部的旋律，双手演奏出三个声部的旋律，让伴奏织体更加立体，使乐曲的表现力空前的丰富。

我们再来看一首古琴曲《平沙落雁》，这是一首明代的，以自然为题材的作品，作者已无从考证。虽然它相比很多更古老的琴曲，出现得较晚，但却是 300 年来，最为流行的琴曲之一。《天闻阁琴谱》的解题中说：“盖取其秋高气爽，风静沙平，云程万里，天际飞鸿。借鸿鹄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者也。”此曲所描写画面与所要表达的境界，与中国文化中所崇尚的“淡”、“远”达到了高度的契合。乐曲开始用一段宁静的泛音，展现沙滩的空远辽阔，有静、净之境。接下来的三段，主旋律相同，从不同的侧面表现大雁“回环顾盼，空际盘旋”，曲调悠扬婉转，颇有雁群在空际和鸣，若往若来，若近若远的意趣。在第六段中，表现了雁群初落，立足未稳，惊而复起，掀起了参差飞鸣的喧闹。尾声，再次回到宁静致远的意境里，与引子形成呼应。

乐曲旋律清澈，音色醇美，意境深远，气息平稳，条理清晰，乐句方整。音色处理清朗、刚直、透明；节奏处理自由而生动，动静虚实相得益彰，速度疾徐有致，力度张弛有节，与中国传统音乐注重的“和”的境界相当吻合。乐曲以简洁的技巧和简单的曲式安排，单声部线性音乐形式，表达出中国文人长久以来所追求的淡泊与致远。乐曲的意境平淡隽永，宁静淡和，旷远豁达，在这样一个看似平淡的形式深处，表达了对世途的厌倦，却有着另一种对生活的热爱，有一种对自然、对生命的热情和崇敬。

通过这两首乐曲的比较，不难看出，同为现代较为流行的乐曲，筝乐在现代音乐境况下，持有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度。筝乐在现代的发展，技术难度较高的乐曲，更受到业内的关注，并且成为达到某种“高度”的指标。而古曲已是作为一种音乐修养而去练习，甚至很多年龄较小的琴童并不研习古曲。同时，高难度技巧的现代作品，被认为是技术纯熟的体现，是演奏者真正高水平的标准，也是众多习筝者所追求的理想目标。而琴乐，在现代基本保持着古老的个性，古曲在如

今仍然非常流行，仍有很多可以让人无限玩味的意趣，而现代创作的古琴作品，很难超越甚至只是达到古曲的境界。多数古琴演奏者并不在乎技巧是否高难度，而是努力寻求音乐中更深刻的表达，一些琴家，只演奏小型作品，但境界之高，风格之独特，非一般琴人可比。这样的境界是众多习琴者历经多年不断求索的目标。

二、演奏技术比对

琴与筝同属弹拨乐，弹拨乐指演奏的方法，是以弹拨琴弦的方式演奏乐器，也指音色效果，是颗粒状音色，与线状音色相对比。从乐器形制上看，筝器型比较大，因此共鸣效果好，琴弦短，有柱，弹奏时使用义甲，音色简短有力、饱满明亮、颗粒性强，有较强的音乐表现力；琴器型较小，音量不大，琴弦长，弹奏时不使用义甲，手指以甲肉参半的方式弹弦，甚至可以不用甲，得一音后余音较长，音色深远、悠长。正是由于两种乐器形制上的区别，因此善于表现的音乐形象也有很大差别。筝更适合快速的、节奏律动的演奏，且可以建立起层次丰富的纵向立体音效；琴更善于表现幽远、深邃的音乐，在简单的线性音乐中，更有左手走手音中无声有意的“留白”，使音乐在流动中又有充分的空间，节奏的自由延展，给演奏者足够的自我表达。

技术的发展，显然筝更具有优势。现代筝乐作品对演奏技巧有很高的要求，不仅是双手演奏的高速度、高难度，对节奏的掌控、旋律的把握、对新的音乐元素的感觉和理解，较之于传统的乐曲，其发展变化是颠覆性的。不论是演奏者还是听众，都会被华丽的形式所吸引，演奏者会着迷于对高难度技巧的驾驭，欣赏者很容易被繁复的技巧所征服，这样的音乐可以带来视听的震撼，但正是因为形式的过度表现，使内涵更深的表达与感受被干扰，在欣赏的同时，已无暇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无论是创作者、演奏者还是欣赏者，都容易浮于炫技，满足于视听的刺激，而忽视对音乐本质的生命力的理解。如此致力于技巧的发展和乐曲形式的创新，是否可以更深入表达音乐的内涵？

琴的演奏技巧相对简单，掌握其基本的演奏指法和曲目，相对耗时较短。然而琴真正的高度不在技巧，而是通过这些技巧所要表达的内涵。不以表达为目的的技巧是无意义的。这一论述在今天可能对一些技术高速发展的乐器来说已经不是绝对，对于琴，这个说法仍是成立的。琴，是中国传统乐器中唯一能称为“琴道”的乐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即是宇宙的“气”，是宇宙变化的精神，是一种永恒的生长。而琴所能的抵达，被看做是可以接近“道”的。琴人对于一首琴曲的反复弹奏，反复体验，是要得到对生命的感悟。琴人们在超越了技术的羁绊之后，才有可能对音乐做更深入的诠释。可以这样理解，琴的技术历经千年几乎没有改变，但是古琴艺术并未因此消失，琴不需要借助“发展”得以延续或传承，而能自成一个自足的世界。

三、当下艺术氛围里的筝与琴

当代文化发展的境况下，筝空前繁荣，可以认为，古筝在文化发展的潮流中，既保持了其原有的特点，又能顺应时代进行创新，迎合了大众审美的需求。筝似乎唤醒了国人尘封的传统文化的记忆，满足了国人对传统音乐的追求。也因为筝让更多人听起来不辛苦，学习也容易入门，因此更多的人追捧，形成热潮。随之而来，在乐器制作、销售中，又有着无限商机，教学与表演也成为相当好的职业选择，筝在当下的意义已经不是一件乐器那么简单，而是一件可以形成产业艺术商品。这也就是筝这样自古缺少文化价值的乐器，在今天成为现代中国民族音乐的代表的原因。

琴以深沉宽广的品格，安静的存在了千年，深度的影响着中国音乐和中国文化，凡提到中国文化，没有不提到古琴的。在历经了千年的变迁之后，琴仍然以最古老的气质存在，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已深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替代。如今，琴仍坚持这一可贵的品质，这种品质正在当代多元文化的潮流中逐渐隐退，却没有什麼可以取而代之。与琴相关的种种，越来越显得神秘莫测或是高不可攀。这样，使得本来就“和者甚寡”的琴，更加走向寂寞的境地。琴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向“庸俗化”和“神秘化”两个极端发展。

在今天，有人仍然以传统的方式习琴、弹琴，安静而深入的尊重着传统，不浮躁，亦不颓唐，有些授琴的老先生，至今仍保留着“口传心授”的方式，一句一句的带着学生弹，等学生将全曲弹完了，才把谱交给学生。这种手把手的传授琴曲，虽然非常慢，但是学得非常扎实，也很容易准确的传承师门的音乐个性风格，而中国传统音乐的血脉，就应该在这样的传承里代代相继。

有人对琴的发展提出质疑：为何只弹古调，而不创新？对于追新，是任何一种艺术的特质之一，在慕古与追新形成的反差中，艺术得到了向前发展的动力。但琴对“古”的执着，却是一种既是基本又是极高的标准。任何形式的创新，都不能否认琴的基本品质风格的价值。琴的创新，也只是浮于表面，把本来安静深沉的琴乐，放到热闹浮躁的氛围里，吸引了更多人关注，但却没有让更多人理解。琴不是只在今天寂寞，自古就有“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的感叹，琴旷远深邃的含义，和冷静自我的表达，使其具有一种特殊的气质。而一旦改变了这内质，琴也许会失去他最有魅力的个性。传统的教授方式也被认为是不利于传播和弘扬古琴文化的，所以，将琴与所有合适的、不合适的音乐形式相结合，将琴置于各种庞大而热闹的场所……不可否认这样的创新，对琴的宣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各种形式的尝试也都是必要的，而真正令人担心的，是琴文化内涵教育的缺失。琴最本质的魅力不是技术的，而是精神的，古琴精神和古琴文化的传承教育应该重于技巧的传授。在古琴教学中，应该是“技”“道”并重的，我们不应该担心琴会寂寞，而更应该反省自己对待“琴道”的态度是否真诚。

我们不禁要追问，同样是存在了千年的乐器，何以到了今天，会有如此的不同？究竟是琴的内敛限制了琴的发展，还是筝的热闹刚好迎合了当下的审美情趣？琴在今天，是会因为审美多样化而逐渐热闹起来，还是会因为和者甚寡而更加落寞？筝又会不会因为不断创新，而逐渐远离传统，失去本来的意味？今天的大众，在音乐中究竟是具有了更强的创造与体会形式美的能力，还是根本就失去了透过形式感受深层意境的能力？再追问下去，社会的发展，究竟是使得文化进步，还是因为过度追求，使得文化无所适从？

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工作与生活，已经是一个无奈的事实。大家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里，盲目的追求着高效率，被动的接收大量资讯，在发达的传播媒介之下，没有选择的接受着各种文化的冲击，没有更多思考的时间和余地。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要被大众接受，就迫不得已过度包装，只为能在瞬间吸引眼球。筝乐的尽兴表达，是现代人理解音乐所习惯和更乐意接受的方式，而古琴音乐的慢而深入，更注重在简单的技巧之下深邃的思考，对精神的要求超越了音乐性。琴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化理想，如今被各种形式纷繁的文化所湮没，少有人能够沉静下来听一首琴曲，品味其中的含义。

当代审美语境下，很难左右大众对于音乐的挑剔，但作为有责任传播和传承传统音乐的音乐人，固守传统之上的创新，才是有生命力的创新；不离传统的发展，才是健康和良性的有效发展。

在当代文化发展的现实里，艺术很难回到过去非商品的纯粹状态里，而艺术一旦被功利所包裹，则会失去对人心灵的滋养，容易成为单纯的娱乐或是附庸风雅的工具。在如今，一切皆有成为商品的可能，但有的东西是不可以交换的。文化的变迁，可以改变某种艺术的表现形式，却不应该改变艺术的精神。艺术商品化或许是时代进步的体现，但有的标准、有的价值是应该坚持的。站在文化发展的前沿，看风口浪尖的风景固然是好，但也要潜入到浮躁表层之下，感受传统，尊重传统，看到真正传统艺术的魅力，从中获得真正传统文化的力量。

古筝网 www.guzhengw.cn